

妈妈的手

妈妈太老了,不过头发没有全白,脸上也没有出现老年斑,只是腰背弓驼。

她的两只手,似乎只剩下几条青筋和一把骨头,手指也变形了,好像折弯而没有断的树枝。妈妈有时望着自己的手,不无自嘲地说:“这哪是手指头啊,简直是鸡爪子……”每次听到妈妈这种令人心酸的话语,我心中总会涌出一股不能自持的悲痛。

记得小的时候,妈妈用一双细嫩的手为我洗头、洗身、洗脚。她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皮肤,好惬意、好温柔哟!

妈妈亲手制作的每件东西,都精致,都漂亮。她总是精益求精。

“文革”期间,五七干校的军宣队禁止我们外国文学工作者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学习缝纫。这时我才感念妈妈几十年来为我和哥哥们缝制衣服付出了多少精力与心血。

妈妈的手是什么时候变得粗糙了呢?妈妈老了,她的手已经拿不住针线,也不能做饭了,甚至走路时也要手扶墙壁。墙壁上留下被她的手磨损的痕迹。

妈妈90岁寿诞,我决定亲手给她做一套便服衣裤。自认为这是儿子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她一定会高兴。

那天,妈妈接过我缝制的衣服,脸上闪着光亮,眼睛在微笑。

那天,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睡了。半夜醒来,发现一缕灯光从妈妈的门缝里射出来。是妈妈没有睡?是妈妈忘记了熄灯?顺着门缝我看到她坐在床上,围着被,戴着老花镜,正左右翻看我为她缝制的衣裤,手中还握着一把小剪刀。她要干什么?我屏住呼吸。天哪!原来……原

魔鬼有张床。它守候在路边,把每一个路过的人,揪到它的魔床上。魔床的尺寸是现成的,路人的身体比魔床大,它就把那人的头或是脚锯下来。那人的个子矮小,魔鬼就把路人的脖子和肚子像拉面一样伸长……只有极少的人天生符合魔床的尺寸,不长不短地躺在魔床上,其余的人总要被魔鬼折磨,身心俱残。

一个女生向我诉说:我被甩了,心中苦痛万分。他是我的学长,曾每天都捧着我的脸说,你是天下最可爱的女孩。可说不爱就不爱了,做得那么绝,一去不回头。我是很理性的女孩,当他说我是天下最可爱的女孩的时候,我知道我姿色平平,担不起这份美誉,但我知道那是出自他真心。那些话像火,我的耳朵还在风中发烫,人却大变了。我久久追在他后面,不是要赖着他,只是希望他拿出响当当硬邦邦的说法,给我一个交代,也给他自己一个交代。

由于这个变故,我不再相信自己,也不相信他人。我怀疑我的智商,一定是自己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如此至亲至密,说翻脸就翻脸,让我还能信谁?

女生叫箫凉,箫凉说到这里,眼泪把围巾的颜色一片片变深。失恋的故事,我已听过成百上千,每一次,不敢丝毫等闲视之。我知道有股红的血从她心中坠落。

我对箫凉说,这问题对你已不单单是失恋,而是最基本的信念被动摇了,所以你沮丧、孤独、自卑还有愤怒的莫名其妙……

箫凉说,对啊,他欠我太多的理由。

我说,人是追求理由的动物。其实,所有的理由都来自我们心底的魔床——那就是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观念。它潜移默化地时刻评价着我们的言行和世界万物。相符了,就皆大欢喜,以为正确合理。不相符,就郁郁寡欢,怨天尤人。

这种魔床,有一个最通俗最简单的名字,就叫作“应该”。有的人心里摆得少些,有三个五个“应该”。有的人心里摆得多些,几十个上百个也说得不准,如果能透视到他的内心,也许拥挤得像个卖床垫的家具城。

魔床上都刻着怎样的字呢?

箫凉的魔床上就写着“人应该是可爱的”。我知道很多女生特别喜欢这个“应该”。热恋中的情人,更是三句话不离“可爱”。这张魔床导致

■散文集

《沧海礁石录》(节选)

□高 莽

《沧海礁石录》是高莽以散文与插画相结合的形式创作的图文小品集,记述了老人记忆中一些尤为重要的人、事、物。高莽自小生活在哈尔滨,后在一所名为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学校接受了系统的俄式教育,因此与文学、绘画及广袤圣洁的北方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近些年来,凭着对中俄艺术深深的爱及孜孜不倦的创作精神,他沿着中外大师们的足迹,登上了自己文学艺术事业新的高峰。

来她用颤颤抖抖的手拆我特意为她缝制的新衣服。我的心顿时凉了!妈妈,这是您60岁的儿子亲手给您缝制的新衣服呀!为什么不穿,反而拆成片呢?

过了几天,我实在憋不住,便问妈妈。妈妈盯着我的眼睛,过了半晌,开口说:“你缝得不合格啊!线——轧得不直、不匀,有些粗糙……干活儿可不能这样!”她说,她把衣裤都拆了,想背着我再缝起来,可是手不听使唤,缝不成了。妈妈看着自己那哆哆嗦嗦的枯手,叹了一口气。

妈妈劳动一生,我回想了一下,她无论干什么事,的确从不让人有些许挑剔。如今,她不能劳动了, 可是对儿子的劳动成果, 仍容不得一丝马虎。

我望着妈妈的双手,心想:妈妈教给我的,岂止是不应该缝制不合格的衣服?!



丁 香

妈妈带我在院中种下几棵丁香树。几年的工夫,丁香树就长得超过了我的身高。我常常站在丁香树前观察它的变化。早春,一片片嫩叶,形状酷似心脏。然后,它的枝头出现了一团团如云朵似的紫色或白色的花束。到了秋季,它结出扁扁的果实。再过不久,寒冬来临了,丁香脱掉身上的绿装,裸露出干瘦的躯体,让枝丫忍受零下40余度寒冷的袭击。

最初,我担心这娇嫩的小树会被冻死。可是到了翌年早春,它又开始生枝、长叶、开花。

在那苦涩的年代,我不仅闻到丁香的芬芳,有时在它的花瓣上还会发现颗颗晶莹的泪珠,莫非它也尝到了人间的辛酸?

轰毁你心中的魔床

□毕淑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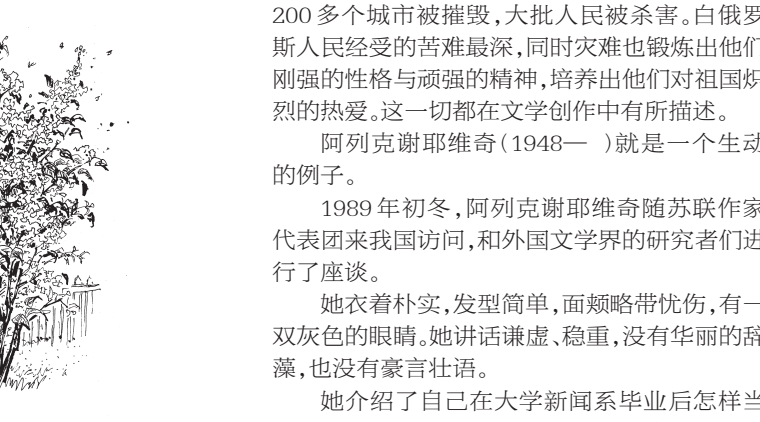
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以为自己的存在价值,决定于他人的评价。如果别人觉得我们是可爱的,我们就欢欣鼓舞;如果什么人不爱我们了,就天地变色,日月无光。很多失恋的青年,在这个问题上百思不得其解,苦苦搜索“给个理由先”。如果没有理由,你就不能不爱我。如果你说的理由不能说服我,那么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已不再可爱,一定是我有了什么过错……很多失恋的男女青年,不是被失恋本身,而是被他们自己心底的魔床锯得七零八落。残缺的自尊心在魔床之上火烧火燎,好像街头的羊肉串。

要说这张魔床的生产日期,实在是年代久远,也许生命有多少年,它就相伴了多少年。最初着手制造这张魔床的人,也许正是我们的父母。当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那样弱小,只能全然依赖亲人的抚育。如果父母不喜欢我们,不照料我们,在我们小小的心里,无法思索这复杂的变化,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以为是自己的过错。必是我们不够可爱,才惹来了嫌弃和疏远。特别是大人们的口头禅“你怎么这么不乖?如果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凡此种种,都会在我们幼小的心底,留下深深的印记。那张可怕的魔床蓝图,就这样一笔笔地勾画出来了。

有人会说,啊,原来这“应该如何如何”的责任不在我,而在我的父母。其实,床是谁造的,这问题固然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过,一个孩子,就是在最慈爱的父母那里长大,他的内心也会留有很多创伤(大意,原谅我一时没有找到原文,但意思绝对不错)。我们长大之后,要搜索自己的内心,看看它藏有多少张这样的魔床,然后亲手将它轰毁。

一位男青年说,我很用功,我的成绩很好。可是不善辞令,人多的场合,一说话就脸红。我用了很大的力量克服,奋勇竞选学生会的部长,结果惨遭败北。前景黑暗,这可不是个好兆头,看来我一生都会是失败者。于是,他变得落落寡合,自贬自怜,头发很长了也不梳理,邋遢着

工作期间,高莽在各级中苏友好协会及外国文学研究所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工作。工作之余,他经常画些身边的事与物,每每借工作之便接触到一些自己敬仰的大家时,还要为他们现场速写画像,有时还写上几句心中的感受。文字有长有短,最长的不过千余字,最短的只有一两句话。画有速写也有插图,有的工整一些,有的匆匆数笔。如今,已年至耄耋的老人突然发现,过去的每幅速写、每段文字都有着时代的印痕。



教师说,丁香的花朵有四个小瓣儿。可是俄罗斯小同学们偷偷地告诉我,还有五个花瓣儿的。如果发现了五瓣儿的丁香花,就是发现了幸福。这时,可不能让幸福溜走,要马上把它吃掉。这或许是俄罗斯人的迷信?从他们的迷信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幸福的殷切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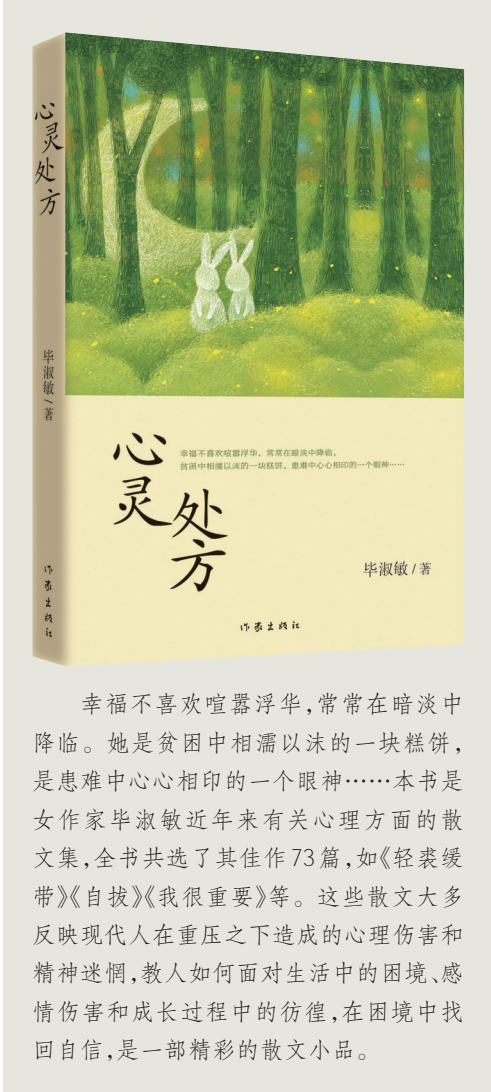
那时我们都是孩子,不知道幸福需要去争取。我们男男女女一群小同学们聚集在一起时,只要发现五瓣的丁香花,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吃。我吃过多少不得而知了,但确实吃过,而且不止一朵两朵。可是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始终没有尝到真正幸福的滋味。相反,在日寇奴役下,饱尝的是无尽的苦辣。

有一年盛夏,狂风卷着暴雨,呼啸了两天两夜。我的小丁香树被刮断了,我以为它再也活不了了。妈妈说:“别哭,它会活的!”果然,断干熬过寒冬,到了春天它又抽出新条,长出新叶。那年开的花朵中虽然我也发现了五个瓣儿的,可是不忍心把它吞掉。我想让它的馥郁去抚慰受伤的小心灵。

至于幸福嘛,我早已脱离了儿时的空想,时刻记着那棵被折断的树干。学它怀着生存的信心,不怕灾难临头,准备再次复苏,开几朵小花,给人们增加一点香味。

不可忽视的女作家

白俄罗斯在卫国战争开始时是最早遭受德国法西斯匪帮进攻与践踏的加盟共和国之一。



幸福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她是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是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本书是女作家毕淑敏近年来有关心理方面的散文集,全书共选了其佳作73篇,如《轻裘缓带》《自拔》《我很重要》等。这些散文大多反映现代人在重压之下造成的心理伤害和精神迷惘,教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感情伤害和成长过程中的彷徨,在困境中找回自信,是一部精彩的散文小品。

我希望她能找到那张魔床,用通红的火把将它焚毁。

谁说美丽的女子就没有幸福?谁说美丽的女子就没有事业?谁说命运是个好色的登徒子?谁说天下的男子都是以貌取人的低能儿?心中的魔床有大有小,有的甚至金光闪闪,颇有迷惑人的能量。我见过一家证券公司的老总,真是事业有成、高大英俊,名牌大学洋文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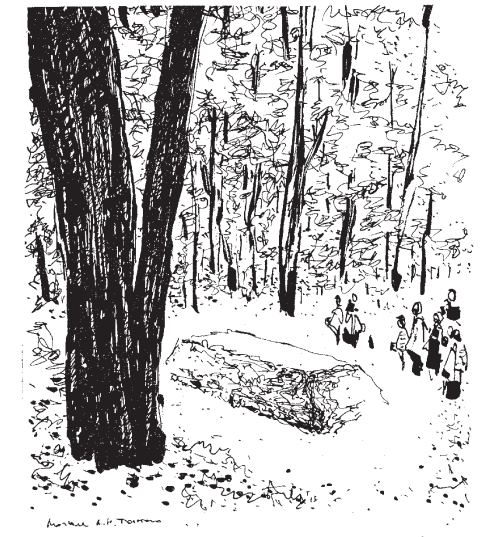
的创作已形成自己的风格,作品具有文献价值和书写真实的特色。大家佩服这位勇敢的女性。国外评论家们说她“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了那些士兵所面对的战争是什么样的,也暴露了强加到人民头上、扭曲人性的暴行”。有的报刊称:“阿列克谢耶维奇用鸿篇巨制展现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细节。”

她曾入选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名单,是当今世界文坛不可忽视的女作家。

我有幸和这位白俄罗斯女作家相识,进行交流,还翻译了她的《铁皮娃娃兵》等作品。

她已获得国内外许多奖项,祝愿她再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白俄罗斯增光,为女性作家增光!

土坟与高山



俄罗斯伟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一生从未停止道德探索和精神追求。他思想发生过几次巨变。年过八旬,他决定彻底摆脱贵族生活,弃家出走,以实现他“平民化”的夙愿。他顶着星星,冒着寒风,乘坐马车离开了家。中途患了肺炎,十天后离开了人世。噩耗震撼了世界。依照他的愿望,遗体安葬在他的庄园——亚斯纳亚·波良纳。

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离莫斯科约有百余公里。这儿是托尔斯泰出生的摇篮,最后又成了他长眠的坟茔。

树林中一块不大的空地上,有一个凸起来的土堆,夏天长满了青草,冬天落满白雪——这就是他的坟。坟上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任何标志。

托尔斯泰一生写了几十卷浩瀚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等。他在人间播撒爱的种子,却没有得到爱的回报。他是伯爵,享尽富裕生活,到了晚年,身穿布衣,耕田犁地,试图靠自身修养求得新生。

我绕着这座土坟转了几圈。伟大的托尔斯泰朴实得如同这座土坟。他是俄罗斯大地的一部分,世界的一部分。他属于过去,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他在亚斯纳亚·波良纳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小小的土坟却是地球上的一座巍峨的精神高山。

(摘自《沧海礁石录》,高莽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还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活泼聪颖的孩子……一句话,简直人所有的他都有,可他寝食不安,内心的忧郁焦虑非凡人所能想象,不知是什么灼烤着他的内心。

我总觉得这一切不长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水至清则无鱼,谦受益满招损。我今天赚钱,日后可能赔钱。妻子可能背叛,孩子可能出车祸。我也许会突患暴病,世界可能会发生地震火灾飓风,即使风调雨顺,也必会有人祸,比如9·11……我无法安心,恐惧追赶着我的脚后跟,惶恐将我包围。他眉头紧皱着说。

我说,你极度的不安全。你总在未雨绸缪,你总在防微杜渐。你觉得周围潜伏着很多危险,它们如同空气看着不着摸不到,但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他说,是啊。你说得不错。我说,在你内心,可有一张魔床?他说,什么魔床?我内心只有深不可测的恐惧。

我说,那张魔床上写着:人不应该有幸福,只应该有灾难。幸福是不真实的,只有灾难才是永恒。人不应该只生活在今天,明天和将来才是最重要的。

他连连说,正是这样。今天的一切都不足信,惟有对将来的忧虑才是真实的。

我说,每个人都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我们来讲,无论过去发生过什么,都已逝去。无论你对将来有多少设想,都还没有发生。我们活在当下。

由于幼年的遭遇,他是个缺乏安全感的人。惊悚射杀了他对于幸福的感知和欣赏。只有销毁了那魔床,他才能晒到金色的夕阳;听到妻儿的欢歌笑语,才能从容镇定地面对风云。即使风雨真的袭来,也依然轻裘缓带玉树临风。

说穿了,魔床并不可怕,当它不由分说就宰割着你的意志和行为之时,面对残缺,我们只有悲楚绝望。但当我们撕去了魔床上的铭文,打碎了那些陈腐的“应该”,魔力就在一瞬间倒塌。随着魔床轰塌,代之以我们清新明朗的心态。

魔由心生。时时检点自己的心灵宝库,可以储藏勇气,可以储藏智慧,可以储藏经验和教训,可以储藏期望和安慰,只是不要储藏“应该”。

(摘自《心灵处方》,毕淑敏著,作家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